



事類賦卷之二十七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去声部
辰釋西
論子志

果部

梨 栗

甘

橘

梨

惟紫梨之津潤

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紫梨又左思蜀都賦曰紫梨津

潤可解煩而釋恚

魏文帝詔曰真定御梨大若拳瀚若蜜脆若凌可以御解煩釋恚瀚

海耐寒而不枯

西京雜記曰土林有瀚塗山一秀而海梨出瀚海耐寒不枯

千年

洞冥記曰塗山之北有梨大如斗紫色千

或翫以玄光

漢武內傳曰太上或植以青田



村民家多梨種曹操山陽見之於魏奏魏武帝為兖州

梨名曰官梨郡有美梨二箱張公大谷聞之於晉篇張公大谷之梨

種之或比於封君漢書曰淮北榮南河濟之間食之

因成於地仙神異經曰東方有樹高百丈敷張自輔

剖之地白如素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名曰梨實徑三尺

林有縹紫條若夫常陽真定之美梨傳選七證曰恒陽黃

州論曰安平好胸山御宿之味梨巫山朱橘何晏九

棗真定好梨胸山御宿之味胸山御宿之梨秦記曰

漢武樊川園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墜地則破名含消梨哂哀家之蒸食世說

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噴云君得哀家梨復蒸食不舊

別好蒸美道安之分遺世說曰道安公講僧常數百

便於座中手自剖分玄圃則侍臣作頌太山則百官所置賦

梨盡人遍都無偏頗玄圃則侍臣作頌太山則百官所置賦

樹四枝其條與中枝合生於太山則百官所置賦

玄圃園皇太子令侍臣作頌太山則百官所置賦

梨茲符武齧之而同叛晉書曰符雙據上却符柳據

安符堅遺使論之李泌燒之而獨賜李鄴侯傳曰唐

各齧梨以為信李泌燒之而獨賜李鄴侯傳曰唐

王等三弟同坐地爐罽毘上時李揚芳乎洞庭之中

必父絕粒上為自燒梨以賜之李揚芳乎洞庭之中

山海經曰洞庭託植乎明光之宮晉宮闕名曰明責

多而貪者玄謨宋書曰王玄謨征滑台取小而慧者

孔融文士傳曰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復有

宋武戲馬之詞宋武帝戲馬臺梨花讚曰嘉樹之

弘河上之賜王弘謝賜河上梨表曰奉賜河上梨遠

或以青玉為稱或以金柯見紀西京雜記曰上林有

邪王野家獻崔遠比席上之珍唐書曰崔遠文才清

為釘座梨言 莊周稱適口之味 莊子曰 櫛梨橘柚其

席上之珍 蕭齊傳之於讖 應盛傳 消梨記曰 宋廢帝太始年 植之

既而後齊 介象付之於苑 吏賜美梨 傳曰 介象言 病帝

蕭氏受禪 介象付之於苑 吏賜美梨 傳曰 介象言 病帝

帝葬之 吏以狀聞 即發象棺 視之 唯有一符 或融液如

含雪 或投墜而成水 脆孫楚 秋賦曰 朱橘甘美 紫梨甜

雪 又揚銜 六斤 從樹 伽籃 記曰 報德 寺有 故曰 梨為百

果之宗 櫛何可比 宋書曰 張敷 小名 櫛 父劭 小名 梨

梨 萬果之宗 櫛何敢比 文帝嘗戲謂之 曰 櫛 何如 梨 答曰

詩云 山有漆 隰有栗 富珍產於五方 詩 疏 義曰 栗有

物 饒 唯 漁 陽 范 比 素 封 於 千 室 漢 書 曰 燕 秦 千 樹 栗

儀禮置之於道南 儀禮士喪禮曰 設豆 周官用之於

籩實 周禮曰 饋食 則有擅價南安 王褒 僮約曰 託植

儀鸞 大業記曰 洛陽 儀 上林有曹龍之獻 西京雜記

曹龍所獻 箕山有伊尹之言 呂氏春秋曰 伊尹 曰

箕山 田饒 勸之以待士 宮婦人 撫以饒 相 摘 而 士 曾 不

得一嘗 且夫財者 君之所重也 宗度置之而禮賢 漢書曰

豫章 宗度 拜定陵 令 縣人 杜伯夷 中山 嘗載於異論

清高 不仕 度 與 談 論 設 棗 栗 而 已 中山 嘗載於異論

盧 毓 冀 州 論 曰 中 山 三 輔 亦 稱 於 計 然 范 子 計 然 曰

別有朔濱之饒 燕 薦 朔 濱 之 賦 云 北 葛 山 之 美 曰 南 海 經

多 栗 葛 山 銅 畫 拾 者 巢 居 之 食 莊 子 曰 古 者 禽 獸 多

巢 居 以 避 命 曰 有 巢 氏 之 民 告 虔 者 婦 人 之 贄 曰 女

修以不過榛栗棗既表侯榛之品先西京雜記曰上林亦

記樹栢之類如細栗可食今江東呼為輻栗栗棗小應侯

發之以諫主死紛披注沈約疏之而怒帝梁書曰

所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奇之問眾栗事多少與約各疏

蓋其死帝以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短前不讓即

抵其罪徐勉固諫得止又聞協嘉祥於名郡劉秀曰

為丹陽尹初秀之謂子弟曰汝等各以栗遙擲入穿

者後必得入焉唯報赤心於至尊御筵醉伏上以棗

投琛琛乃取栗擲上中面御也琛曰承在席帝動色曰

此中琛有取栗擲上中面御也琛曰承在席帝動色曰

之以戰栗嚴遵獨異於群下會稽先賢傳曰光武詔

上問其故導曰君賜臣以禮臣奉君以取之獨不取

主臣取是以王泰秀出於諸孫宋書曰王泰物敏悟年

栗於牀群兒競探之泰獨不取問其故異之使民戰栗者周

社語論靖爾家室者東門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

善人下有其或質大如梨魏志曰三韓之色黃侷玉魏

太子與鍾繇書曰王書稱一以零也為稱八月栗零

美玉赤擬雞冠黃侷蒸栗一以零也為稱八月栗零

降也者一以撰之為目禮曰栗撰猶撰也當集鵲而有

餘鵲感子周之類而集於栗林感觸也豈賦狙而不足

列子曰宋有狙公者恐眾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誰之

日與若杼栗朝三而暮四乎狙皆超然而怒然則朝

四而暮三乎衆狙皆喜甘
橘柚之屬其美者有建春之壺甘焉神異經曰東方

有建春山美甘樹古今注磊如景星之彩爛若隋珠

之連宗炳南金之煌煌嘉實磊如富枝江之珍重嘉

宜都之舊傳荆州記曰枝江有宜都甘宜懷石城而失

徑實苑曰南康歸義山石城內有甘宜或顛什失徑其

置東望而言旋果林周曰南康郡有東望山山頂有

如欲以功也甘子熟嘗有三人造之共食致飽又懷二

雙甘於地轉焉即見歸徑若乃平蕪標奇廣志曰

平蕪核有成都黃包稱異以授甘傾縹甕以酌醴張

警每奪於童蒙謝承後漢書曰張警字子石為廬江

歲就取一枚警奪付外卒因私以兩僧珍偶嘗於晏

喜梁書曰呂僧珍既有大勳任摠心替性甚恭慎當

之木奴襄陽記曰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衡每欲

上作宅種甘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

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

亦足用矣及衡甘置閭中之守吏晉令閭中縣置宜

渴者之懷思張載詩曰三巴黃甘瓜州實厥包之英

粹郭璞甘贊曰厥包張衡離支之種支黃甘曰離

湘州之味湘州記曰州故大成內有陶侃時難則揚

葩而不實唐書曰羅浮甘子開元中始有山種於南

不結世泰則移地而逾美唐書曰天寶中中書奏臣

為枳蓋以地氣有殊物性因變朕近於宮內種甘數

株今秋結實百五十顆乃與江南蜀道所進無別

彼草木之無知胡與時而榮悴

橘

伊盧橘之夏熟吳錄曰朱光祿為建安庭有橘冬覆

近是此也日盧橘夏熟淪璿星之粹精星運斗樞曰璿茂彼江浦

漢上之春秋日江浦之橘繁茲洞庭山海經曰洞庭揚

州之貢書曰揚州厥蜀郡之英揚雄蜀都賦曰於西

陵既踰淮而為枳周禮曰橘踰淮而亦度江而作橙

淮南子曰夫橘樹忠臣之心既申於楚相日詩人觀

至江北化為橙王唯而詠后妃之德屈平純孝之感更見於王靈躬

見宋橘而申貞臣之志志純孝之感更見於王靈躬

孝子傳曰王靈之盧陵西昌人喪父母二香皮赤實

十年鹽酢不入其口庭中橘樹隆冬三實香皮赤實

異物志曰橘為樹白華而綠葉素榮楚辭曰后皇嘉

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而綠葉素榮樹橘徠服受命

不遷生南國深固難徙更一志綠葉交甫贈之而著

素繁紛其國深固難徙更一志綠葉交甫贈之而著

美張衡南鄭大夫交甫於漢臯之曲注遊女空

績懷之而顯名吳志曰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

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若夫雕飾自資占詩曰橘抽

深山側間君好我芬芳足貴子虛賦曰芬芳吳王納貢

甘竊獨自雕飾芬芳足貴子虛賦曰芬芳吳王納貢

日吳王魏文帝大橘帝詔群臣曰單于荷賜漢觀

來朝賜橙橘于交趾既為置守異物志曰交趾有橘

貢御歲南越亦云有稅任昉述記曰歲出橘稅闕澤抗

表以除籍吳闕澤表曰楊由占風於受饋後漢書曰

都太守部人揚由善占侯嘗有風吹前柿葉問之庾

亮之貢已稱於同抵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平西庾

則嘉味生橘亦嘉味之流僧辯所陳更驚於共帶梁

日侯景將平生子橘別有箕山曉色之東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橘別有箕山曉色之東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橘別有箕山曉色之東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橘別有箕山曉色之東春秋曰箕山

甘橘羅浮晚香裴淵廣州記曰羅浮用之給客

志曰蜀土有給客似橘而非若柚而舉以名堂

香冬夏華實相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橘

日孝武大明中芳香琴堂江陵致富比之於千戶

禮義法度譬猶盧梨橘柚虞愈不取而道顯

數取之家橘冬熟小兒桓儼繫樹而名揚

字文林罷鄧縣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庭有橘樹

繩縛亦有裂牙酸酢納貢注吳王撫手華飾

臯實產橘柚孟冬之月於時晏子侍坐而不剖

日晏子侍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併食不剖

當剖對曰臣聞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剖橘柚不剖

敢萬乘無教故不嚴遵當賜而靡食

苦桃而已誤楚辭云斬伐橘夢黃衣而更失

後主夢黃衣人圍城繞城橘盡伐若夫達江洲之暖

氣處玄朔之寒色曹植橘賦曰播萬里而遙植

清之晝彼南土之不遷諒難成於甘實葉素榮注斯固

百越所厭飲鹽鐵論曰漢武平越

也正論曰橘柚之貢堯舜不恒嘗

瓜

伊甘瓜之珍果熟朱夏之芳時陸機瓜賦曰佳哉

賢隱中和之淳祐播滋榮於甫田布密葉之繁茂引

背芳春於初載迎朱夏而自延長蔓之逶迤

煙槁以雲連奮修系之既落葉以離母

莫莫蓮秀體之綿綿田賦曰入果

世日我子鍾命數世天子換當川樂悉化

班落蒂離母責以寒泉可解煩而療飢日瓜則桂都賦

暑蕩恂解渴療飢消浮以清泉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淨

水寒幕以織絺三劉植承以賦曰斫以金刀四剖玄胛素腕

陸機瓜賦曰金釵密笊小青州有大瓜冬熟名金釵羊髓

首虎蟠又裴淵廣州記曰州有瓜冬熟名金釵羊髓

龍蹄有烏瓜魚瓜龍蹄瓜羊髓瓜大如斛出京州陽

城御如瓜有青魁之空同四劫以方實漢武內傳曰仙

名大御如瓜有青魁之空同四劫以方實漢武內傳曰仙

靈瓜四劫一實廣異記曰謝玄卿見會稽五色而稱

華夫人為設玄洲白柰空同靈瓜會稽五色而稱

奇任方述異記曰吳桓王時會稽生五曾參已駭於

烏集抱朴子曰曾參鍾俄驚於鵠飛孫鍾富春

如麗詣鍾乞與母居為設食出瓜禮敬慇懃三人臨去

世日我子鍾命數世天子換當川樂悉化

有任昉之悼授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

自言常恐不滿五十今太宗有如晦之悲唐書曰杜

四十九矣可謂知命遂冰谷花紅洞冥記曰有龍

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冰谷花紅洞冥記曰有龍

謂冰谷素葉之瓜燉煌味美漢書地理志曰燉煌

甘號蜜筍青括樓嘉味鮮類寡傳及芳稱桂髓陸機

日東陵出於秦谷杞包見易云卦絺巾著禮禮曰為

瓜者副之夫差得之於近道越所敗遁而去得自生

之瓜撰而食之問左右曰是乃冬有瓜近道傍人不

取何也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瓜不

復生故人郭柞奉之於天子少保魏書曰郭柞領太子

惡食之郭柞奉之於天子少保魏書曰郭柞領太子

宗幼弱柞懷一黃齠奉驗物變於化魚莊子曰朽瓜

馬時人號為黃齠少保驗物變於化魚莊子曰朽瓜

也遠嫌疑於納履冠令範注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

也遠嫌疑於納履冠令範注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

也遠嫌疑於納履冠令範注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

也遠嫌疑於納履冠令範注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

也遠嫌疑於納履冠令範注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

也遠嫌疑於納履冠令範注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

也遠嫌疑於納履冠令範注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

也遠嫌疑於納履冠令範注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

也遠嫌疑於納履冠令範注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

宗子明為人武后所忌乃鳩之次雍王賢為太子中宗次

而仁明為后所忌乃鳩之次雍王賢為太子中宗次

睿宗人可之孝敬遇害諸第常不自安乃作黃臺瓜詞令

樂人可之孝敬遇害諸第常不自安乃作黃臺瓜詞令

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啖之而唯宜漬水日人以

摘抱蔓歸太子竟流黔州

轉多自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皆作瓜氣

之蟲注爾雅曰權輿父守小蟲祭有上環之義禮曰瓜爾

其翫茲奉奉憐此綿綿又綿綿瓜蝻奉奉耀青門之朝

日阮籍詩曰昔開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畹洗玉

井之寒泉抱朴子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欺家人云

桑虞剪棘以資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在宅北瓜果

多棘刺恐偷人致傷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

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謝過

原平却水而溉田齊書曰郭原平以種瓜為業大明

僧秀改其窮老下積水與之原平日晉天大旱百姓

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自他道

往賣塘偉辭餉之翁仲園供衣食人或餉之無所受

美自給之施延後漢書曰施延字君子沛人也家若

夫名擅三芝替舍甘賦其序曰世云三香浮七夕楚

歲時記曰七月七日設瓜果上則為得巧以戴禮標時戴

乞巧有喜子布網於瓜者治瓜漢官載職官栗丞官別

禮曰五月乃瓜乃蓄瓜時也

在外掌植戊辰之日天文有垂星漢之文曰崔氏月令

瓜菜茹植戊辰之日天文有垂星漢之文曰崔氏月令

戊辰見仙人之博戲祠中見二仙人於祠中博賭瓜

顧問使擔黃瓜數十頭識徐光之幻術時有神記曰吳

行幼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辦種之

俄而瓜生蔓延成花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

視所賣嘉其三蔓唐書曰貞元四年夏右神策軍獻

若耗矣

嘉其三蔓唐書曰貞元四年夏右神策軍獻

若耗矣

若耗矣

若耗矣

若耗矣

若耗矣

若耗矣

惡茲兩鼻龍魚河圖曰瓜戍葵丘而未伐侯使管至

父成葵丘瓜時而佳曰及瓜而隱東陵而自佚史記

代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則有黃若金箱玄傳

瓜賊曰白者如素黑者如甘逾客房劉禎瓜賦曰甘

漆黃踰金箱青侔含翠或玄表丹裏呈少辨多瓢

圭內醲外偉張載瓜賦曰或玄表丹裏呈少辨多瓢

傳玄瓜賦曰細肌密理多齶堂中蠅集庭碩元衡字

少辨玄瓜賦曰細肌密理多齶堂中蠅集庭碩元衡字

弟為中書舍人時臚部郎中元禎知制誥因宦官魏

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會公

堂有青蠅集于瓜忽怒擊去之曰塞外狐藏杜預書曰

適從何處來集於此一座愕然至於鎮鄭灼之

瓜州出大瓜者狐入其中首尾不見至於鎮鄭灼之

為名大瓜者狐入其中首尾不見至於鎮鄭灼之

心梁書曰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

車陶之色孫卿子曰臯陶褚雅種之而給人道學傳

宇玄通與人共居常取水洒子良資之而饋客齊書

掃或夏月種瓜恣人來取別有供祀事於秋夏盧諶祭

陵王子良善立勝事夏別有供祀事於秋夏盧諶祭

祀秋祠表異名於峽爾雅曰峽其紹峽注俗呼

皆用瓜表異名於峽爾雅曰峽其紹峽注俗呼

子但小靈種嘗見於洞臺黃庭內經注曰大霍山下

如的耳靈種嘗見於洞臺黃庭內經注曰大霍山下

有神靈瓜實絳實亦聞於南岳見柰賦玄重王顯之

之心通至玄絳實亦聞於南岳見柰賦玄重王顯之

純儉後周書曰王顯性儉率嘗有客與顯食瓜客削

地取而食之嗟士安之未學晉書曰皇南謚年二十

客甚有愧色嗟士安之未學晉書曰皇南謚年二十

果輒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

孝汝今年餘二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

感激折節強學復聞狸頭女臂之狀廣志曰有狸頭

羊駝虎掌之名張載瓜賦曰羊駝步隲晝勤於四體

吳錄曰步隲衛裕同年相友俱以宋就夜灌於隣亭

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書宋就夜灌於隣亭

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書宋就夜灌於隣亭

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書宋就夜灌於隣亭

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書宋就夜灌於隣亭

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書宋就夜灌於隣亭

賈誼新書曰梁人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蹶而稀灌其瓜

皆種瓜梁人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蹶而稀灌其瓜

請其尉欲報換楚瓜宋竊搔之梁瓜皆有焦者矣梁亭

人竊為楚亭夜灌瓜楚亭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

美性而察之則梁亭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

悅梁之陰讓也謝以焦華感黃冠之異華孝子傳曰焦

重幣而交於梁王

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

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

史稜記涼殿之徵暴疾死五日而蘇云見涼光殿皆

生曰瓜及秦史梁熙亦聞報以匹帛梁書郭祖深清

滅涼小字白瓜也

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以早青瓜相深報以主

疋帛富人效之以貨利祖深鞭而徇眾朝野憚之

於織女續漢書曰牽牛主瓜葛玄隆冬而待賓神仙傳

為客設宋瓊季秋而遺母補母病曾季秋日思瓜瓊

生瓜說宋瓊季秋而遺母補母病曾季秋日思瓜瓊

遂得時見之求而譏揚愔以言貌後魏書曰揚愔典選

詞云尚書典選似貧感靈珍於朝暮沈約宋紀口韓

人買瓜惟取大者

家貧無以葬種瓜半畝朝採暮還或以憂死而遠逃

復生未嘗減耗葬事由此得舉

古文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朱素公從今已往五祀

五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

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素公夕而後吳王

素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至死日乃逃于瓜圃死

之求得或以斷根而見怒其根曾哲怒以瓜而誤斷

己蟲矣或以斷根而見怒其根曾哲怒以瓜而誤斷

昔曾子什地有頃乃蘇孔子問之告門弟子曰參來

勿內也曾子使人請孔子孔子曰舜之事替瞽小樞

則待大杖則走參委身以待暴怒不食方歎於仲尼

既身死陷父於不義不孝就大焉

論語止渴嘗同於齊武明射雉郊野渴倦搗得青瓜

與上對剖食之及帝即位偉東野之甘珍傳曰瓜賦

三遷司徒左長史憶舊也

力養之六氣雖狸首之奇偉亦何傷於帶苦抱苦帶美棗

甘美未若東野之奇偉亦何傷於帶苦抱苦帶美棗

生刺棘刺傍固有用

事類賦卷之二十七

事類賦卷之二十八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鱗介部

龍

蛇

龜

龍

龍者神靈之精瑞應圖曰黃龍者神能幽能明說文

鱗虫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淵或玄黃其血龍戰

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或玄黃其血龍戰

于野其或蠶蠋其形小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

血玄黃或蠶蠋其形小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

二日夏后之衰有神龍二止於夏帝庭而吉請其祭而藏

之吉於布幣而告之龍亡而祭在憤夏亡傳此
器殷於亡傳此器周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
流于庭王使婦人裸而謀之子懼而棄之宣王後宮之時
女既鬻而遭之無夫而生子有賣罪入所棄女子執於
逃於道見妖子收之周國夫褒褒人有罪是器者王使
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張華嘗辨於餉鮓魚嘗餉張華鮓
幽王愛之竟以滅周張華嘗辨於餉鮓魚嘗餉張華鮓
魚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
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
主果常以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孝和亦聞於賜羨
狀殊異記曰漢和元各一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
烹之賜群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龍命曰味兼龍羹
賀呂光於龜茲晉書曰呂光伐龜茲其地光歎也黑龍也
如進日及龍者大人利見之象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
有喜負吳猛於官亭像章記曰吳猛坐郭璞事被收
船下有如樹抄聲試窺之見見號雨師抱朴子曰柳山
龍負船一宿至官亭湖

師者亦名水物左傳曰龍水物不生得水沉木既產於哀

牢後漢書曰哀牢夷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沉木

去背龍坐龍因舐之浮水亦聞於素弗弟素弗與從

後諸兒推為哀牢主之浮水亦聞於素弗弟素弗與從

謂萬泥及諸少年遊于水濱有金龍浮水而上素弗

而示之咸以瑞爾乃九色駕王母之車漢武內傳曰王

為非常之瑞爾乃九色駕王母之車漢武內傳曰王

九龍五采負帝舜之圖河圖曰舜以黃龍五采負圖

出置舜前黃玉禪曰黃帝符璽困河津而曝鰓日秦記

金繩黃芝泥章曰黃帝符璽困河津而曝鰓日秦記

魚名龍門巨靈跡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下注龜
為龍故云曝鰓降荆山而垂明荆山賦鑄美董父之
龍門垂耳轅下鰓降荆山而垂明荆山賦鑄美董父之
見擾氏御龍氏昔膠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
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畜擾以服事帝
舜帝賜之姓曰董氏食之龍多歸之乃畜擾以服事帝

西朱泚之學屠莊子曰朱泚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

盤桓温之齋晉書曰盤桓温南州起齋悉畫龍於其

於齋而教居之臥南陽之廬曰諸葛孔明徐庶謂先主

亮出師表曰臣躬耕於南陽則有見於絳郊龍見於

絳郊獻子謂之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禱

於滏口晉書曰石虎時自正月不雨至六月佛圖澄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注黃助隋師而驤首

日隋師齊江荆州一肅戰於是有五黃龍各長十餘

降欲燒隋艦更决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各長十餘

文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至若承光御於南

海博物志曰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

以塗山之戮也見禹使怒而射之禹有迅雷風雨二龍

瘳以不死之草符生謠於洛東晉書曰符生初長安

是謂穿胃氏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城東時符

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城東時符或乘危

堅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其後果驗

於頷下莊子曰金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

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美借譽

於人中晉書曰宋織字令艾南遠操隱于酒泉南山

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或解角而昭瑞燕錄曰

黑龍一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乃嬉翔解角而去號

新龍宮或曳尾而告凶宋書曰徐羨之嘗經山中見

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資五花而為食龍括地圖曰

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萃四蛇而見

從曰呂氏春秋曰晉文返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詩

其鄉得書公門而伏蛇從之得公聞曰嘻此必介子推於

韓子畏禍於逆鱗然韓下曰夫龍之為尺若嬰之則殺

人主亦有之說者能無墨翟避屠於黑色墨子曰

之齊遇日者曰帝不聽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

推華歆而為首魏志曰華歆為頭原為腹寧為尾驚葉

公而喪魄以寫龍於是天子高之好龍也窺頭於牖拖

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潛則無用龍勿用

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也

陽在見則時乘人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鱗既成字

日黃龍從維水出詣虞舜鱗膏亦為燈拾遺記曰方

甲成字舜令寫之寫竟龍去膏亦為燈拾遺記曰方

雉山東有龍場方千里有龍皮骨為山阜膚血如呼

先跨之而輕舉百餘年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

與汝俱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呼言子先

酒母在安公騎之而上昇安之治陶及夫登玄雲

此耳淮南子曰伯禹作井而龍登生積水成山風雨與馬

玄雲智愈多而德愈薄也

積水成川黑見渭川三秦記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

蛟龍生焉故以名焉黃聞成紀漢書德文帝時公

因成土山飲渭其行道黃聞成紀漢書德文帝時公

孫臣以為漢士德黃龍當見至十五八即荀家後漢

荀叔子八人儉緄靖壽汪六為卞氏晉書曰卞氏六

爽肅專時人謂之八龍

仁粹劉累以事於孔甲左傳書曰帝甲時有畜龍氏

漢各二各有雅雜劉累學擾龍干泰龍氏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事不韋之後龍

一雌死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仲尼莫闕於老子莊子

之既而求之懼而遷於魯縣仲尼莫闕於老子莊子

子見龍老聃歸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亦

見龍龍合而歸三不談弟子問之孔子曰吾乃陰陽亦

有候清風而昇天易通卦驗曰立夏時層雲而躍淵

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而龍顏稱高祖祖龍準而龍

舉而景雲屬易曰或躍在淵顏稱高祖祖龍準而龍

總適出尋反乃見帝復聞在宮沼而為畜禮曰龜龍

是大龍便驚走他室與金玉而昭瑞禮含文嘉曰龍馬

以為畜故魚鱗不與金玉而昭瑞禮含文嘉曰龍馬

毒魚而或能致雨南州異物志曰交舟丹淵有神龍

多死龍怒討賊而當須伺睡梁書曰陸法和拒任約

即時大雨討賊而當須伺睡梁書曰陸法和拒任約

乘輕舟不介胄公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

日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能踊躍若待明日攻之

當不損客至其出武庫而劉毅不賀聞於龍見注見

而破賊至其出武庫而劉毅不賀聞於龍見注見

臨平而先量靡觀唐書曰褚無量幼孤貧近臨平湖

時年十三讀書晏然張駿厭之而鑄銅駿西河記曰張

不動長精三禮史記張駿厭之而鑄銅駿西河記曰張

而紀官姓帝王世紀曰太皞庖犧氏風復聞生大澤見

賦產深山與景雲風生應龍吟而景雲起或擣而起

陸陰符經曰天發或蟄以存身也亦有子

成後池中五龍書見移時乃滅水通變大皞用之

綠色駿即鑄銅龍以厭之張駿厭之而鑄銅駿西河記曰張

而紀官姓帝王世紀曰太皞庖犧氏風復聞生大澤見

賦產深山與景雲風生應龍吟而景雲起或擣而起

於叔虎注與景雲風生應龍吟而景雲起或擣而起

陸陰符經曰天發或蟄以存身也亦有子

明見放解仙傳曰陵陽子明者好釣釣得白龍子明

書教子明服食遂上黃山采五石脂百年餘馮孫是養

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陵陽山上百年餘馮孫是養

列仙傳曰騎龍鳴者於池中求龍子狀如守宮十

餘頭結草廬而守養之龍大稍稍去後一日騎龍語

云吾馮伯昌孫也此問人不去百里既為東方之宿

皆當死至八月孫水出死者以萬計既為東方之宿

星經曰東方亦號鱗虫之長家語曰鱗虫三雷澤得

七宿為蒼龍亦號鱗虫之長家語曰鱗虫三雷澤得

陶侃之梭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屋騰躍而去

葛陂投長房之杖杖化注葛變魚見困於清冷苑

葛陂投長房之杖杖化注葛變魚見困於清冷苑

葛陂投長房之杖杖化注葛變魚見困於清冷苑

日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
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地
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射也豫且何罪夫白
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
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
豫且之患為怪嘗偕於罔像怪國語曰龍罔像雕聞鄒
矣王乃止為怪嘗偕於罔像怪國語曰龍罔像雕聞鄒
史記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較輶章美稽康晉書曰稽
髡衍鄒衍奭鄒奭髡淳于髡章美稽康晉書曰稽
形骸而龍章鳳或清之而復活佛圖澄別傳曰石井
姿天質自然或清之而復活佛圖澄別傳曰石井
得死龍騰空而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呪而祭或吹之
之龍騰空而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呪而祭或吹之
而則長抱朴子曰西域方士能神祝者臨淵禹步吹
吹之一吹則龍輒少水養之物塞壺口於是方士聞有
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物塞壺口於是方士聞有
輒之直畢乃發壺出一龍著淵潭之中因復禹步吹
之輒一吹一出長集驛神變於三池後魏書曰禹步吹
大池有龍王次者能婦小者龍子備文彩於五方唐
人設祭乃得過不則多遇風雷子備文彩於五方唐
曰文宗大和中五龍會於密非罔罟之可害人神志
州次第五至五方之色備焉非罔罟之可害人神志
不處罔罟之鄉豈螻蟻之能傷楚辭曰神龍失水
皇不翔罟羅之鄉豈螻蟻之能傷楚辭曰神龍失水
之所覲而不求既聞於子產左傳曰鄭大水龍闕于
裁所覲而不求既聞於子產左傳曰鄭大水龍闕于
為祭焉子產不許曰我聞龍不我覲也龍闕我針而
獨何覲焉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我針而
見負更記於師皇列仙傳曰馬師皇者黃帝馬醫有
以甘草湯而愈後病龍下垂耳張口師皇針其脣飲
一旦負之而去

蛇

蝮蛇秦秦楚辭曰蝮蛇秦乘雲霧兮游神騰爾雅曰騰
龍類也騰蛇游霧龍乘雲或斷而復續神蛇能斷

而復續不能或蟄以存身見皇有方渠之異見水賦
使人不斷也或蟄以存身見皇有方渠之異見水賦

青珠有塗云之珍洞冥記曰蛇珠色光白如瓊瑤之類華

佗治之而病愈後漢書曰華佗常行道隅賣餅家有疥

去甚酸可取汁三升飲之病自愈玄俗下之而病已

列仙傳曰玄俗者賣藥於都市治百留篋既擾於民

家唐書曰元和中五坊小使每羣聚於賣酒食家肆

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逐鼠爰興於甲士唐書曰

拍壁常欲覘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

登丘而睡俄然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會有蛇逐

鼠觸家士驚走遠白太宗俱上馬馳百餘步為盤

賊所及太宗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盤

帳而蒙孫旋師前蒙遜笑曰渠蒙遜為騰蛇天意欲吾

迴師先定酒泉繞柱而煬宮肇祀元神記曰魯定公

也燒攻具而還又若闔鄭門而厲公入左傳曰有蛇自

不祀以為立煬宮廟又若闔鄭門而厲公入左傳曰有蛇自

鄭南門之中內蛇出泉宮而聲姜亡左傳曰有蛇自

外六年而厲公入出泉宮而聲姜亡左傳曰有蛇自

臺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董奉斃之於晉興州

記曰晉興郡路側五六里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

行者過視則往而不反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

交州出南此嶠已死矣左右曰白骨積聚成山符

救經宿往看蛇已死矣左右曰白骨積聚成山符

靈蛇產珠色光白如瓊瑤之類華

華佗常行道隅賣餅家有疥

玄俗下之而病已

留篋既擾於民

唐書曰元和中五坊小使每羣聚於賣酒食家肆

逐鼠爰興於甲士唐書曰

拍壁常欲覘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

登丘而睡俄然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會有蛇逐

鼠觸家士驚走遠白太宗俱上馬馳百餘步為盤

賊所及太宗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盤

帳而蒙孫旋師前蒙遜笑曰渠蒙遜為騰蛇天意欲吾

迴師先定酒泉繞柱而煬宮肇祀元神記曰魯定公

也燒攻具而還又若闔鄭門而厲公入左傳曰有蛇自

不祀以為立煬宮廟又若闔鄭門而厲公入左傳曰有蛇自

鄭南門之中內蛇出泉宮而聲姜亡左傳曰有蛇自

外六年而厲公入出泉宮而聲姜亡左傳曰有蛇自

臺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董奉斃之於晉興州

記曰晉興郡路側五六里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

行者過視則往而不反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

交州出南此嶠已死矣左右曰白骨積聚成山符

救經宿往看蛇已死矣左右曰白骨積聚成山符

青珠有塗云之珍

佗治之而病愈

去甚酸可取汁三升飲之

列仙傳曰玄俗者賣藥於

家唐書曰元和中五坊小

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

拍壁常欲覘敵潛軍遠抄

登丘而睡俄然賊兵四面

鼠觸家士驚走遠白太宗

賊所及太宗發大羽箭射

帳而蒙孫旋師前蒙遜笑

迴師先定酒泉繞柱而煬

也燒攻具而還又若闔鄭

不祀以為立煬宮廟又若

鄭南門之中內蛇出泉宮

外六年而厲公入出泉宮

臺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

記曰晉興郡路側五六里

行者過視則往而不反積

交州出南此嶠已死矣左

救經宿往看蛇已死矣左

靈蛇產珠色光白如瓊瑤之類華

華佗常行道隅賣餅家有疥

玄俗下之而病已

留篋既擾於民

唐書曰元和中五坊小使每羣聚於賣酒食家肆

逐鼠爰興於甲士唐書曰

拍壁常欲覘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

登丘而睡俄然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會有蛇逐

鼠觸家士驚走遠白太宗俱上馬馳百餘步為盤

賊所及太宗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盤

帳而蒙孫旋師前蒙遜笑曰渠蒙遜為騰蛇天意欲吾

迴師先定酒泉繞柱而煬宮肇祀元神記曰魯定公

也燒攻具而還又若闔鄭門而厲公入左傳曰有蛇自

不祀以為立煬宮廟又若闔鄭門而厲公入左傳曰有蛇自

鄭南門之中內蛇出泉宮而聲姜亡左傳曰有蛇自

外六年而厲公入出泉宮而聲姜亡左傳曰有蛇自

臺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董奉斃之於晉興州

記曰晉興郡路側五六里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

行者過視則往而不反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

交州出南此嶠已死矣左右曰白骨積聚成山符

救經宿往看蛇已死矣左右曰白骨積聚成山符

吾聞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身今我有失行則天戒以妖政則之是逆天令也

則脩身今我有失行則天戒以妖政則之是逆天令也

乃歸齋宿而請於廟退而脩政居三日蛇已魚爛矣

爾何敢當聖君之路文公竟令人視之蛇已魚爛矣

豈遇之而不祥蛇說問晏子曰此不祥也或乘彼龍星

知而不用澤是蛇不窰何此不祥乎或出夫象骨曰山海經

今茲宋鄭其飢乎武虛危龍星或出夫象骨曰山海經

疾象三歲而都賦曰屠巴蛇出象骨復之秦文夢之於

郵行史記曰秦文公夢蛇自此上帝之微君其祠之於

是作漢祖斬之於豐澤號大澤注白靈則有五丁拔梓

潼之山遺五丁迎女還梓潼見一大蛇入山一人蜀王

其尾不能出五丁共黃帝採圓丘之藥問隱居山澤

引蛇山崩厭五丁共黃帝採圓丘之藥問隱居山澤

治蛇煩子之道佩維黃而蛇皆去今帶武都雉黃色如

馬廣成子教佩維黃而蛇皆去今帶武都雉黃色如

兩頭故泣書曰孫叔敖為兒出遊還憂不食母問其

見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母薛濬

日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母薛濬

考祥於有角見黃蛇有角及足召群兒共視了無見

者濬以為不祥歸而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適

有僧詣宅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早有名

位然壽不過六七耳濬終於四十二亦聞見虎牢而

復見時感異之既而濬終於四十二亦聞見虎牢而

有變後魏書曰東魏孝靜武帝定中蛇見武牢城

又見消難岫龍出柴桑而能飛柴桑縣有飛蛇曰或

謂錢龍南史曰梁武帝與宮人幸玄洲苑見大蛇盤

龍帝以錢十萬貫或號肥遺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天

鎮於蛇處以厭之或號肥遺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天

早大劉秀見之而不懼操書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

早大劉秀見之而不懼操書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

早大劉秀見之而不懼操書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

早大劉秀見之而不懼操書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

早大劉秀見之而不懼操書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

早大劉秀見之而不懼操書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

早大劉秀見之而不懼操書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

者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樂廣告之而解疑晉
 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並異焉樂廣告之而解疑晉
 日樂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影甚惡之故答曰前在
 座蒙賜酒於前壁上角弓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
 于時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
 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復有毛若璣豪山海經曰
 客豁然意解沉疴遂愈所以復有毛若璣豪山海經曰
 有蛇名曰長蛇音如鼓擗音如磬聲四翼音如磬見則大旱蛇
 如璣音如鼓擗音如磬聲四翼音如磬見則大旱蛇
 畫足聞言於陳軫將移師攻齊陳軫為楚伐魏覆軍殺
 陽日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
 飲之不是一祠者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謂曰成者
 飲酒一先成人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蛇
 吾能為之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
 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既勝堯輪
 復移師攻齊是為蛇足者也昭陽悟乃解軍勝堯輪
 兆禍於申生曰新序曰太子申生至靈臺蛇繞左輪御
 產深山於叔虎不使其子叔向諫其母妬叔虎之母曰深山大

澤實生龍蛇彼美余虎故羊舌之族及於難何得遺
 爨馬使往視寢生叔虎故羊舌之族及於難何得遺

髮於昭靈陳留風俗傳曰沛公喪皇妣于黃鄉天下
 髮於昭靈陳留風俗傳曰沛公喪皇妣于黃鄉天下

蛇在水自濯濯入于梓宮其浴傳緯死而受酌曰陳書
 蛇在水自濯濯入于梓宮其浴傳緯死而受酌曰陳書

主末年秘書監傅緯上書諫諍後主逼令自盡死後
 主末年秘書監傅緯上書諫諍後主逼令自盡死後

有惡蛇上屋來靈林當前受祭酌去而復來自百有餘
 有惡蛇上屋來靈林當前受祭酌去而復來自百有餘

日時有彈指杜預醉而變形因冥集醉卧齋中外人
 日時有彈指杜預醉而變形因冥集醉卧齋中外人

聞嘔吐聲窺於戶見之觀夫徒涸澤而有神韓子
 聞嘔吐聲窺於戶見之觀夫徒涸澤而有神韓子

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燕鴟夷子皮負傳
 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燕鴟夷子皮負傳

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燕鴟夷子皮負傳
 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燕鴟夷子皮負傳

而從至望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徒有
 而從至望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徒有

小蛇曰大蛇行而小蛇隨之人行必以我為神也
 小蛇曰大蛇行而小蛇隨之人行必以我為神也

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也
 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也

密之衣帶隋書曰大業末翟讓嘗見李密衣在格上

見馮緄之綬笥佩俗通曰車騎將軍馮緄初為議郎

當為邊將以東為名後斯斷手之毒螫吁其可畏前

五年為征東大將軍後

書曰蝮蛇螫腕

龜龜

伊神龜之效貨實瑤光之散精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龜

之八卦河圖曰天與禹洛出書標禮經之四靈禮曰

龜龍謂或宜水火之氣或昭山澤之名龜雅曰一神

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法和掘之而畫地

典畧曰梁六法和一龜長五寸城以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

已數百年若不遇我豈見天張儀依之而築城華陽

日秦惠王十三年張儀司馬錯破蜀儀因築城城終

類壞後有一大龜從研而出周旋行走因依龜行所

築成備嘉肴而斯獻周禮曰鼈人春獻順時令而爰

登禮月令曰九月伐龜或呈瑞於魏文魏畧曰文帝時

池或報德於毛寶搜神記曰毛寶行於江見漁父釣

戰敗投江有物載之漸得至岸視之乃昔所為貨克

資於交易前漢書曰王莽以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名

四品貨凡錢貨六品金貨一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寶致氣

諒宜於衰老史記龜策傳曰江旁人家嘗畜龜飲食

至若玄衣督郵古督郵一名元緒玄縑衣大夫

日有縑衣之大夫兮駕雲霧而朝衣裳致糜潰於元孫

桑之禍注雁罔畧於余且人被髮窺阿門日子自辛

露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新漁者余且朝得予元君

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且朝君日若

之龜何得答曰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日獻若

壽別神靈五千歲謂之神龜壽萬年日靈龜形分俯

仰者靈雅仰者龜俯誠為天子之寶禮日青黑絲者故號

甲蟲之長六十神龜為之長三百或處嘉林之中龜策

傳日有無神龜在江西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

其或旋卷耳之上博物志日龜三百莖同本以老故知之

凶名有時君之美日稱朴子曰山也文成列宿之象

禮統日神龜之象上員法天運轉應四方時也背有盤法丘

信效之而或致飛騰騰物志日人餓分死左右見龜

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出

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慧勝法之而自能

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其本質法之而自能

導養抱朴子日都儉少時行獵墮空塚中見有大龜

龜能導引乃能隨氣所為亦有見天文於南漢星經

龜五星傳科斗於越裳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國

有伏滔述帝功德銘日胡書龜歷以為龜卜洛斯食書

上惟食比筮為長筮之吉卜人日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堯則赤文而朱字書中候日堯沉璧於洛玄龜負書

於河黑龜周則青純而蒼光年制禮作樂成王觀政於

出赤文題周則青純而蒼光年制禮作樂成王觀政於

洛沉璧禮畢玉退有玄龜青純蒼光背既觀書脅史

甲列書上躋于坎赤文成字周公寫之既觀書脅史

龜策傳日神龜巢芳蓮上之左脅書文日日子重復

有褚林十餘歲老人死後移牀龜尚能行氣導引

豈願剗腸莊子曰仲尼云神龜能十鑽無遺策而不免

剗腸唯宜曳尾莊子曰願以境內僕水楚王使大夫

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中笥而藏之

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塗於塗乎吾將十期既見於義易十朋之龜六室

更聞於周禮禮曰龜屬地龜曰澤屬東龜曰果屬西

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攻龜曰用春各以其物入于

亦此黑是其所言非一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奔果後奔獵

體也六龜各異室其或傳叢著之說抱朴子曰千歲

人言或在叢著之下或記青毛之異南齊書曰永明

龜又聞大若三足君山六眸爾雅曰鼈三足能龜三

多中三足鼈君山六眼龜又唐先夫中江州獻龜六眸孔

偷曾悟於回首會稽後賢傳曰孔籠龜於路偷買而放

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偷視遂取佩之黃安屢見其出

頭洞冥記曰黃安常服此砂舉體皆赤坐一大神龜

二千歲一出頭我坐此龜五過出頭嗟樓句之不欺

矣行則負龜而移世人謂黃安萬歲嗟樓句之不欺

左傳曰滅昭伯如晉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

既而執諸季氏中問對昭伯歸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

吾門季滅會惡及昭伯從公奔齊笑蜉蝣之見憂

平子立滅會曰僕向不余欺也笑蜉蝣之見憂

子而龜千歲蟬生之具人必笑之滅文一兆而稱美

家語曰孔子問於漆雕馮子曰滅氏家文仲武仲及孺子

容此三大夫孰為賢乎對曰滅氏家文仲武仲及孺子

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二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

為三兆馮從此見之若夫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

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不能見美也

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不能及其明不能見美也

如武仲納請而能謀且左傳曰滅武仲自邾使告滅賈

之祀請其可爾其八風九州南辰北斗一史記龜策傳曰

辰龜三星辰四八風五二十龜坎居離象李顯龜賦曰

定坎居賤彼采頤賈我靈符浮蛇頭龍脰月龜說死曰靈

洛川見緯書洞秘頤賈通玄虛地轉運應四時蛇或

玉背陰左晴象日隆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或

通夢於高虜前三尺燕錄曰符堅末高陵人穿井得龜大

食以粟及死藏其骨於太廟是夜廟丞高虜夢龜謂

曰我本出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及夢人言於

虜曰龜三千六百歲終必或表祥於章后武帝章

妖興亡國之象也未及堅敗或因失龜所至至於前

后母常遇道士以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至於前

年有徵及期後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至於前

奔諸果左倪不類果爾雅曰龜俯左倪不類右倪不若

注俯行頭左庫為左行頭右倪前行頭右庫為右食倪吉

豈同夫牛蹠豨顛非灼必問吉凶於龜者歷歲久而世

必見其灼中文外國語曰夫服者必文於化為伏羲

而負圖占史考曰伏羲時靈美寧王之見遺書曰寧

大寶龜注寧唯九江之納錫實揚州之巨美江納錫

王文王也

龜大

事類賦卷之二十八

事類賦卷之二十九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鱗介部

魚

魚

魚麗于留鯁鯉君子有酒多且旨若夫魴魚頰尾王

室如燬並詩云或逢秋而憶鱸世說曰張翰字季鷹為

起因思吳中葦菜羹鱸魚膾遂命或當春而薦鮪禮

季春薦鮪大盈一車孔叢子曰衛人釣于河得鮪其

而不視又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廣文千里列子曰

之北有滇海魚廣爾乃昭帝之養昆明武三輔故事曰

千里其長稱焉後昭帝於池中之養魚任子之躡會稽子

池以習水戰餘付長安東海蒼梧以比無不厭若魚之公鄙奉

以給諸陵祠會稽釣東海蒼梧以比無不厭若魚之公鄙奉

曰任公躡河以東蒼梧以比無不厭若魚之公鄙奉

子得若魚浙河以東蒼梧以比無不厭若魚之公鄙奉

車之不足從魏志曰文帝東征吳文德郭后留譙時后

車所不足美絃章之見辭晏子春秋曰景公射質堂

豈此魚乎晏子未嘗聞吾不善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

嗜臣善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

公曰善賜絃章魚五十乘絃章歸魚也固辭不受加美

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加美

名於孔鯉風俗通曰伯鯉之生適有饋孔子子獻有餘

於仲尼者語曰孔子之楚楚有無所鬻之棄魚孔子不受漁

獻之君子掃地祭之陶朱則養之而富陶朱公養魚經

拜而受掃地祭之陶朱則養之而富陶朱公養魚經

問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九洲即

水畜第一水畜魚也何以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九洲即

求懷子內池也所以養鯉者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龍

向庚日內池也所以養鯉者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龍

陽則棄之而悲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

得魚也臣甚嘉之而後得為王拂枕席六四海之內其美

今以臣之惡也而得為王拂枕席六四海之內其美

人亦甚多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有言美

亦曩臣之所棄魚也王於是令四境之內敢有言美

人者憂在脫淵國之利器不可脫於淵樂宜在藻詩

族者憂在脫淵國之利器不可脫於淵樂宜在藻詩

形備丙丁賜謂之乙魚枕謂之丁魚用稱魚鱣戲周禮曰

辨魚物為魚鱣以供王膳羞音豪宿沙善漁魯連子曰

宿沙習子非使魚生於山則十宿沙不得一魚詹何能

馬宿沙習子非使魚生於山則十宿沙不得一魚詹何能

釣淮南子曰詹公考信及於中學信及豚魚美於物

於靈沼詩曰王在靈沼則有形侔刀劍注爾雅曰鯨魚也

小呼為價貴牛羊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化舒姑之

劍魚為價貴牛羊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化舒姑之

劍魚為價貴牛羊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化舒姑之

劍魚為價貴牛羊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化舒姑之

劍魚為價貴牛羊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化舒姑之

劍魚為價貴牛羊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化舒姑之

劍魚為價貴牛羊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化舒姑之

劍魚為價貴牛羊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化舒姑之

劍魚為價貴牛羊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化舒姑之

泉見水賦注舒歸青田之倉熱如湯記曰青田名曰魚

倉或釣于渭伯獵遇太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或

觀于棠其物不足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減僖伯諫曰

君不舉馬山林澤之實阜隸之事官司之信伯稱

疾不掣三牽雨潘岳西征賦曰貫兩折縷分芒張衡七

芒之鱗割以為鱗分夜飛嘗駭於文鯨左思三都賦

縷觸陵處亦驚於龍鯉山海經曰龍鯉居狀如緯

書載其虎銜斗運樞曰四方煩擾時令標其獺祭禮

兩水之日別有姜詩雙鯉東觀漢記曰姜詩性至孝

泉出舍側日生鯉一雙楊震三鱣後漢書曰揚震

謂之鯉徐川或得之而忘筌易躍武王之舟魚見舟賦注

矣此升或買之而啖茹詩疏曰鯉似魴而大頭魚之不

入仲御之船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母已下並至浮橋統

弗之顧大尉賈充怪而問之曰卿居海濱頗能水戲

乎答曰可乃操拖正櫓折旋中流於是風波振駭俄

而九觀者皆悚懼者琴高初見於涿水高列仙傳曰琴

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

諸弟期潔齋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留

一月復務光始返於盧川符子曰務光以赤鯉送之獲

靈符者涓子鯉仙傳曰涓子齊人釣於河澤得寄丹

書者葛玄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

還躍岸上得書莊周比之於貸粟莊子曰莊周家貧

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輜金可乎周忿然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

言此不如早索淳于笑之於祝田齊說苑曰楚將伐齊

救於趙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曰臣之鄰人祠田以

所祠者少所求者多王乃下田濤邪得穀百車臣笑其

畏蛇利之所鯁聞有翼馬山海經曰涿光之山器水出

御火陳囂遺之於竊盜後漢書曰會稽陳囂少時於

盜囂見避之草中追以魚遺之王弘致之於親識書

曰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

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

曰亦不得得亦不賣日文載魚入去虞林邑陵雲林

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而去虞林邑陵雲林

沈泳海底飛魚翼如胡蟬昆明刻石池刻石為魚每雷

漢代所嘗鳴吼鬚尾皆動六羽淵而遽化鮫鯢水無功

沉於羽川化為玄魚大千尺後遂死於厭武昌而

不食吳志曰孫權時欲自建郡徙武建郡人謠

武昌乞伏買之而盡放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

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籬音賽王固祝之而不得梁書

固嘗聘魏因宴饗昆明池魏人一鱗不獲釋小傳單

父之政淮南子曰季子治單父三年而平馬期衣短

馬期問焉曰季子所為漁者欲得魚也所得者小魚是

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

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貢大見王龔之德後

季子之德至矣注季子賤曰貢大見王龔之德後漢

書曰陳蕃為郡法曹吏正朝見太守王龔客有貢白

魚於龔者龔曰汝南乃有此魚蕃曰魚大由明府之

德亦聞謝允致鯉續搜神記曰謝允從武當山還之

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耳求大瓮盛左慈化鱸後

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鯉鼓鬚水大瓮盛左慈化鱸後

魚耳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於盤中須臾引

鱸出操曰一魚不周乃更沉釣復專諸奉炙金樓子

引皆長三尺餘操使目前鱸之陳勝置書漢書曰陳

欲威兵士乃以丹書曰陳勝王置入舟豫知其解甲

前涼錄今濟河太守胡勗張軌遣都護宗毅治中令

孤劉討之濟河中流白魚船劉曰魚鱗物虜必解甲

歸我矣最錄則比於負圖唐書曰開元中衢州獲

庭等奏曰魚龍為圖河洛周發曾傳於嗜鮑國語曰

子發嗜鮑魚太公為其傳曰鮑魚漢者嘗聞於得珠

不見珠賦漢武通既目適於濠梁遊莊子曰莊子與惠子

相忘於江湖濕相濡以沫不知相與處於陸相煦以片

則王餘雙稱比目博物志曰吳王食鱠有餘棄於江

比目賦曰雙則或墜眼而為珠曹昆觀濤賦曰神鯨

霧合意水成津骸喪成鳥或燃膏而作燭始皇曰秦

以魚膏祭而獲應者周平述異記曰關中有金魚神

此魚躍降雨懸以示廉者羊續後漢書曰羊續好食

丞侯儉貢鯉續受而懸之一歲儉復致鮒惟宜暑異

一故續乃出所懸枯魚示之以杜其意鮒惟宜暑異

經曰東南海中有温湖鮒魚儵可忘憂山莊胡之水

生焉食之宜暑而避風寒儵可忘憂山莊胡之水

如鵲食之已憂圖讚曰泊和損平莫慘於憂詩詠萱

草山經長聞橫海兀孤游巨鱗刺雲洪鬚插天頭

成嶽流大記吞舟甲屈原文曰彼尋常之汗瀆安能

容吞舟或七日而逢尾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

或一斤而千頭廣志曰武陽小魚大如針幸通水而

湘致淮南子曰欲致魚者先通水茂而鳥集無乾谷而

見求淮南子曰求魚臣乾谷亦有梁水之鮒陸機詩疏

之美者鄉語曰梁水鮒特肥美洞庭之鮒劉邵七華曰洞

岷紅腴青鱗應王祥之剖冰喪親繼母王祥性至孝早

潛生之由是失愛於父母有疾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

雙鯉躍出歸感蔡仲之廬墓先賢傳曰蔡君仲至孝母

置墓前楚國悟之而為治新序曰今日楚人有獻魚於

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

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苗倉粟有餘哉辭也楚

者餓民後宮多貧乏之民皆失君之道故庖有肥肉廄有

乃遣使恤有鰥寡故漁者知之其以喻寡人也於是越王

養之而致富稽吳越春秋曰越王棲會稽范蠡等曰會

四瀆之流九溪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又

有感王延之孝晉書曰王延性至孝繼母卜氏嘗感

延尋母卜氏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

資陸政之養北史曰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嗜魚此

水生魚不絕得以供膳內藥則戲於湯中抱朴子曰

丸內一活魚口與無藥者俱投沸膏中猛火之上塗

血則行於水上抱朴子曰南陽丹水有丹魚先夏至

割取血以塗足若其噴水為雲州子名拾遺記曰瀛

洲洲傍有洞淵其廣千里有魚焉其長千丈鱗色爛

斑鼻有角時鼓舞戲或有遠而望者見水間有五

色雲上就之乃是吐氣成風嶺南異物志曰南方大

為介象釣之於殿前神女傳曰介象與吳王共論鱸

滿之并求鈎起鱸之王肅羨之於洛中洛陽初入國不

食羊肉及酪等或螻蟻之所制莊子曰吞舟之魚

嘗飯鱸魚羹豈蹠涿之見容淮南子曰容鱸出丙

高魚驚不厭深穴而赴水水經曰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入

丙故曰度禹門而化龍上度龍門得度為龍矣否則

而點額或義不及賓義易曰包有魚也或功稱微禹

美哉禹功明德遠必芳其耳淮南子曰燿蟬者務明

乃先於俎淮南子曰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此皆

本後既見射而流血城三入海三十里射魚水變色如

血者數里亦高飛而乘雨驚海異物志曰鳶魚似鳶

餘爾其金壺玉膾鱸大業十遺錄曰六年吳郡獻松江

謂金壺玉膾東青鱸碧鱗見上洞庭有負函盛水之

嗜隨書曰虞孝仁性奢華嘗以有當乳較網之仁唐

曰太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問其故復聞杜孝置筒

而寄歸蕭廣孝子傳曰巴郡杜孝後在成都頭沉水

中日出者得之以進母魚其張昭結網以供膳昭字德明

幼有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吳隱嫌其用意晉書

隱之為廣州刺史帳下人進魚每剔公儀辭其爭獻

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出焉公儀辭其爭獻

韓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効雙角於元海晉

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

龍門俄而有賢王豹妻呼延軒鬻鱗而至祭所

父變之乃去巫覡把一異物大如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

魚變之乃去巫覡把一異物大如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

延豹曰此是日精服也十三月而生元海而告華陽喬於子賤

說苑曰陽舒謂子賤曰吾少也賤不知理民之術有

薄而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善鯨死而彗星乃出

淮南子曰其為魚也厚味子賤曰善鯨死而彗星乃出

刺史產將盡民疾往苦皆曰郡西秦水有鯨魚一羊化食

無不祝曰今潮州大不徒則刺史選材技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涸徒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鯨魚

患之苟耕田而可種嶺表錄異曰新瀾等州山田揀荒

中貯水即先買鯨魚子散與田內一二種後魚且無

大食草根根並盡既為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且無

稗草乃齊民奚臨河而見羨淮南子曰歸家結網若乃

林邑變鐵之見山賦范文流淵出瓊漢武內傳曰王母

淵瓊嬾婦羞聞於鯢類異物記曰鯢實四足而有魚

溪澗流出入深坑頂上有光迎水君可駭於人形注曰

風噴流云是獺婦怨勤白接水君可駭於人形注曰

水君狀如人乘馬魚導從鱗甲如大鯉魚有之漢末

有人於河際見之馬魚皆有鱗甲如大鯉魚有之漢末

別耳目鼻與人殊既得書而加飯古詩曰客從東

見人良久入水而淡既得書而加飯古詩曰客從東

魚呼兒烹鯉魚中有人食飯下有長相思亦通夢而

書中意何如魚中有人食飯下有長相思亦通夢而

廷齡梁書曰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

者之亨曰夢中所感也放之則忌其屢擾曰老子

華陽喬於子賤

不知理民之術有

其為魚也

唐書曰韓

愈為潮州

刺史產將

盡民疾往

苦皆曰郡

西秦水有

鯨魚一羊

化食

無不祝曰

今潮州大

不徒則刺

史選材技

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

涸徒於舊

湫西六十

里自是潮

人無鯨魚

患之苟耕

田而可種

生元海而告

華陽喬於子

賤

不知理民之

術有

其為魚也

唐書曰韓

愈為潮州

刺史產將

盡民疾往

苦皆曰郡

西秦水有

鯨魚一羊

化食

無不祝曰

今潮州大

不徒則刺

史選材技

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

涸徒於舊

湫西六十

里自是潮

精服也十三

月而生元海

而告華陽喬

於子賤

不知理民之

術有

其為魚也

唐書曰韓

愈為潮州

刺史產將

盡民疾往

苦皆曰郡

西秦水有

鯨魚一羊

化食

無不祝曰

今潮州大

不徒則刺

史選材技

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

涸徒於舊

湫西六十

是日精服也

十三月而生

元海而告華

陽喬於子賤

不知理民之

術有

其為魚也

唐書曰韓

愈為潮州

刺史產將

盡民疾往

苦皆曰郡

西秦水有

鯨魚一羊

化食

無不祝曰

今潮州大

不徒則刺

史選材技

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

涸徒於舊

湫西六十

吉徵也十三

月而生元海

而告華陽喬

於子賤

不知理民之

術有

其為魚也

唐書曰韓

愈為潮州

刺史產將

盡民疾往

苦皆曰郡

西秦水有

鯨魚一羊

化食

無不祝曰

今潮州大

不徒則刺

史選材技

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

涸徒於舊

湫西六十

是日精服也

十三月而生

元海而告華

陽喬於子賤

不知理民之

術有

其為魚也

唐書曰韓

愈為潮州

刺史產將

盡民疾往

苦皆曰郡

西秦水有

鯨魚一羊

化食

無不祝曰

今潮州大

不徒則刺

史選材技

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

涸徒於舊

湫西六十

是日精服也

十三月而生

元海而告華

陽喬於子賤

不知理民之

術有

其為魚也

唐書曰韓

愈為潮州

刺史產將

盡民疾往

苦皆曰郡

西秦水有

鯨魚一羊

化食

無不祝曰

今潮州大

不徒則刺

史選材技

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

涸徒於舊

湫西六十

是日精服也

十三月而生

元海而告華

陽喬於子賤

不知理民之

術有

其為魚也

唐書曰韓

愈為潮州

刺史產將

盡民疾往

苦皆曰郡

西秦水有

鯨魚一羊

化食

無不祝曰

今潮州大

不徒則刺

史選材技

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

涸徒於舊

湫西六十

是日精服也

十三月而生

元海而告華

陽喬於子賤

不知理民之

術有

其為魚也

唐書曰韓

愈為潮州

刺史產將

盡民疾往

苦皆曰郡

西秦水有

鯨魚一羊

化食

無不祝曰

今潮州大

不徒則刺

史選材技

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

涸徒於舊

湫西六十

是日精服也

十三月而生

元海而告華

陽喬於子賤

不知理民之

術有

其為魚也

唐書曰韓

愈為潮州

刺史產將

盡民疾往

苦皆曰郡

西秦水有

鯨魚一羊

化食

無不祝曰

今潮州大

不徒則刺

史選材技

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

涸徒於舊

湫西六十

是日精服也

十三月而生

元海而告華

陽喬於子賤

不知理民之

術有

其為魚也

唐書曰韓

愈為潮州

刺史產將

盡民疾往

苦皆曰郡

西秦水有

鯨魚一羊

化食

無不祝曰

今潮州大

不徒則刺

史選材技

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

涸徒於舊

湫西六十

是日精服也

十三月而生

元海而告華

陽喬於子賤

不知理民之

術有

其為魚也

唐書曰韓

愈為潮州

刺史產將

盡民疾往

苦皆曰郡

西秦水有

鯨魚一羊

化食

無不祝曰

今潮州大

不徒則刺

史選材技

壯夫操勁

日毒水盡

涸徒於舊

湫西六十

是日精服也

十三月而生

元海而告華

陽喬於子賤

誦毛詩之九戩詩口九戩觀天文之一星星經口天
尾後河中星明
則海出大魚

事類賦卷之二十九

事類賦卷之三十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蟲部

蟲

蟬

蜂

蟻

蟻

伊微蟲之蠢動咸群分而共處驗蟋蟀之秋吟古詩

蟋蟀出以陰候莎鷄之振羽見詩注云六月莎鷄

在室蠨蛸在戶詩注云伊威委黍蟪或守瓜以食

賦守有或齧桑為蠹爾雅曰蟻齧桑注齧桑樹

色於娘蛸爾雅曰娘蛸五采具小憐五能於鼯鼠說文

五枝鼠也能飛不過室能緣不窮亦能啜啜草蟲趨

游不渡水能穴不掩身能走不先入

趨阜蝨詩蟬魚喜衣書之際爾雅曰蟬蝨一名蚘魚蟬音淫

蟻蟻游糞土之中爾雅曰蟻蟻蟻蟻則有蚯蚓無心南

子日食水者善游能蜂蠆有毒豈見蜂賦有毒而螢出

腐草禮曰腐草蝸生朽木爾雅曰蝸蝸蝸蝸注在水法

蛛蝥而結網三帝王世記曰湯出見羅者下車命解其

作網今人學結欲下者左者右者右者憫飛蛾之赴燭

宋書曰少帝失德傳亮肉懷憂懼直宿太宗蚕蝗以

耳災唐書曰貞觀中終南數縣蝗太宗至死中見蝗

靈但當食我無害百姓何疾之侍臣恐致疾遽來皇

不為楚王食蛭而蒙福得煙因遠吞之腹有疾而不

能廢而威尹不入問疾王曰吾食菹而得蠶不行其罪是

有仁德疾不為傷王果疾愈莊周夢蝶莊子曰昔

蝶栩栩然為胡蝶也俄而覺則瞿瞿然為周也武子囊螢

續晉陽秋月車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蝸角

得油夏曰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

戰于蠻觸莊子曰有國於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蚊睫集乎焦螟列子曰江浦之群飛

而集於或前瓜而後距淮南子曰凡有血氣之蟲含

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跌或胸鳴而股鳴周禮

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

之小蟲之屬注云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

皇屬胸鳴蝮屬動有足無足爾雅曰有足謂之紆行

反行周禮曰外骨內骨行反行屬連行紆行屬連行

魚屬紆但見坯戶禮曰仲秋寧堪語冰莊子曰井蛙

行蛇屬紆但見坯戶禮曰仲秋寧堪語冰莊子曰井蛙

以語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至於大蟪為祥曰黃帝時

色大蟪誘注蟻蝻其蟻蝻表瑞河圖曰黃帝起有

附驥淮南子曰與驥致于里而杜伯則以尾螫人

詩義縊女則吐絲自斃爾雅曰縊女吐絲自懸昔

齊東郭姜亦自經俗傳此婦化為縊女又聞蛾子時術

術自資注尺蠖求伸易入馬后之夢東觀漢記曰永

秋宮上未數日夢有皇太后飛蟲萬數隨著身入皮膚中

復飛集王則之身齊書曰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

敬則惡之有道上卜曰封侯蟬蟬之衣楚楚蝨斯之

羽詵詵詩並見亦聞馬蚘百足博物志曰馬蚘一名百

藿蠋五采廣志曰藿蠋有五采者甚臭蠅娘轉丸莊子

於轉丸喜復有短狐含沙而射影陸機詩義曰域短

食其眼喜復有短狐含沙而射影陸機詩義曰域短

龜以三足投人影則殺人南方人欲入水螳螂奮臂以

當車輪問其御曰此河蟲對曰此螳螂舉足將搏其

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螳螂也為蟲知進

見錢賦集埋蜻蛉而變珠蛭於地中注言道則愧乎

醯鷄莊子曰孔子聞老聃之言出晉類也為政則

比夫蒲盧禮曰夫政也者蒲盧也注蒲盧也注蒲盧也斯種類之繁

夥豈可一二而陳諸

蟬

伊齊女之微蟲兮亦含氣而游嬉古今注曰牛享問

為蟬登庭樹嘒啾而鳴故曰齊女變乘涼風以翾翥

應白露而鳴嘶淮南子曰孟秋涼風雖么麼以無力

援神契曰蟬亦采章而有綏禮曰蠶則績而蟹有匡

無力故不食美王充之不捕妄狎儕倫不掩雀捕蟬

悟少孺之霑衣見露賦少孺假咨商湯以見喻詩

汝殷商如蟬也蟬也捨榆枋而忽飛莊子曰鵬之翼若

而飛上者九萬里而止奚以九萬里而南為無知雪之

遠識鹽鐵論曰蟬以不知所覩而徒吸露而自資曹大家

崇皇朝之輝光映豹貂而灼灼朱并駭集冠之異冠

賦飛蟬注何戢矜畫扇之奇見扇賦何戢注既無口以

能鳴亦不食而弗飢淮南子曰蟬無口而鳴不食見上無

劫或掇之而有道莊子曰仲尼曰巧手有道耶曰我猶

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猶擿之也吾處身也若

或粘之而靡遺傳咸粘蟬賦曰櫻桃為樹多蔭為果

遙其下有蟬鳴仰而見之故命粘之將取以弄小兒退惟

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也不知粘之將至亦猶人之得

意於富貴而占妖言放逸之兆周書曰夏至五日

故逸立秋之日寒蟬鳴人臣不力爭易通體清虛識

變之姿古今注曰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

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鳴不失時得仲

百武卷三十一

夏季秋之節禮曰仲夏之月蜩始鳴耀而見獲因明火振樹之機呂氏春秋曰擢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若之若蟬歸明火也

蜂

伊醜養之織蟲爾雅曰有土木之殊類爾雅曰土既

號蒙蛸亦云蛸蛸謂方言曰蜂燕趙之間謂之蒙蛸或

幽蛸音當春和之生育以蠟蜜而塗器苟數蜂之可獲

則舉羣而悉至博物志曰遠方諸山蜜蠟處以木為

蜂將生育時捕取得三兩頭著器中附賈萌之車

上果見誅夷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

附萌車衡豐諫以為不集衣氏之船中旋聞敗潰王

晉書曰太尉陶侃表倉曹參軍表謙為高涼太守未

至百餘里浦中有密蜂蔽日而下謙船上會得留郡

而常欲致螫曰孝經援神契有毒而豈宜無備左傳曰

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滅文仲曰國無小房約邠

而不容淮南子曰蜂窠喻鐘而酷似江表錄異曰宣

山林中其大如巨鐘以煙火逼散蜂毋然後取之一

入京洛以或以集巖壁以見采博物志曰諸方山郡

者皆絕巖石壁非攀緣所及唯於山頂以籃輿自懸

於雀群飛千數來啄之此冬都盡其處皆如磨洗至

亦各占其平處謂之蟻塞鳥或以食田苗而作沴洪

五行傳曰秦昭王三十八結廬於逢山之側曰山海經

山有神如人二首名曰嬌蟲是長蟻蟲寔惟蜜之廬

郭璞注曰嬌為蟻蟲之長廬蜂所舍蜜亦蜂名蟻音

班逐賊於建安之地賊宣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

資一室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

置群賊身百腫痛眼皆盲或記細膏之狀博物志曰

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或記細膏之狀博物志曰

蜂之類也取桑蟲或阜蠱子抱而或駭若壺之異楚

成已子詩曰螟蛉有子果羸負之或駭若壺之異楚

日赤蟻若象軍旅當誠於事先抱朴子曰軍行卒逢

蜂尤多者備懷袖卒驚於意外晉書曰鄒湛對武帝

藏伏之賊懷袖卒驚於意外或焚胡蘇而見殺車見

出凡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或焚胡蘇而見殺

賦然丘則剛或畫旌旗而表瑞見舟賊祥吐口中而

金為刑注或畫旌旗而表瑞見舟賊祥吐口中而

為戲仙客何神葛仙公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

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緩

皆不螫食久仙公乃張口蜂飛入中悉復成飯

蟻

衣上以興讒伯奇何罪列女傳曰尹吉甫子伯奇至

伯奇前欲去之母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疑之伯奇自死

伊玄駒之幽瑣兮處螫戶而遊嬉廣志曰有飛蟻者

也抱兼弱之微識抱朴子曰鷄有專棲之蟻有兼

亦由以時術而自資禮學記曰蟻子時術其功乃復成

是耳大埳也體行磨以合度兮見天賦驗曰性慕羶而弗

違莊子曰羊肉不慕羶也雖羅蜜而見獲魏乘衰散復

欲密其羅蠶與蠶亦道在今何虧莊子曰道安在注

見得何云蠶與蠶亦道在今何虧莊子曰道安在注

子曰道蠶與蠶以為醢禮注云饋食之豆蠶子漏山

阿而慎微鮑明遠詩曰蠶壞漏黃既應於西魏赤亦

象於南齊古今五行記曰後魏顯宗天安元年兗州

蟻斷頭而死魏軍所破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鄴下

而自立大為魏軍所破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鄴下

有黃蟻與黑蟻高歡圍玉壁五旬不拔班師而薨

爾其辨其蚋螻楊雄方言曰蚋螻齊魯之間謂之蚋

蟻楚郢以南南分此蠅蚋蚋螻齊人呼蟻蚋螻

蚋俗呼馬蚋蚋螻蚋螻齊人呼蟻蚋螻

異苑曰桓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

或持梁乘其裝馬從垣中出緣机登竈尋飲食之所

蔣山道士朱應子今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

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火攻河內之兵占今董仲舒

窟中謙後以門繫同滅

萬騎皆大如黍米旋動往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燒

後人呼之曰是蚊蚋也

今人呼之曰是蚊蚋也

韓子曰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

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寸而有水乃掘之遂得水

習馬亦聞於王濟封見馬賦習蟻或驗彼水災占曰蟻

無故當道若門戶城或占其雨至焦贛易林曰蟻

郭聚土水且傷人或占其雨至焦贛易林曰蟻

知將雨曰蟻冠山之鼈誠未足羨冠蓬萊而浮游於滄

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峯峻極於群嶽沉沒而下則

隱天之立潛蟻於重川有蟻蟻聞而悅之與群蟻相

要乎海畔欲觀鼈馬月餘蟻日向鼈潛未出群蟻將反

過長風激浪崇濤萬仞群蟻曰此將鼈之

風出雷默海中隱如嶽時蟻曰彼之冠山何

異我之戴粒道遙封壤之巔伏乎窟穴之下

鯨或云可制矣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

錡之石兩京通連若攔錡橫臺之狀號曰

見大蟻萬計群聚皆金色

因掘地及泉得此石馬

郭璞曰蟻蚋螻出崑崙之墟

在崑崙之墟蟻蚋螻

出崑崙之墟蟻蚋螻

出崑崙之墟蟻蚋螻

出崑崙之墟蟻蚋螻

出崑崙之墟蟻蚋螻

出崑崙之墟蟻蚋螻

出崑崙之墟蟻蚋螻

出崑崙之墟蟻蚋螻

出崑崙之墟蟻蚋螻

出崑崙之墟蟻蚋螻

記曰有徐玄之者夜讀書忽見武士數百升於牀縱
 獵于花壇之上又見數百人升案携網罟之具漁于
 硯中得魚數百千明驚若象之尤異宋玉招鬼曰鬼
 方不可得蟻穴盡焚之
 蟻若象玄蟻若虛些聞闔牛而靡虛父世說曰殷仲堪
 下蟻動云潰金隄之千文以韓子曰千丈之隄結喪車
 是牛鬪禮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楮幕丹質蟻
 之四隅結乎四隅注畫楮幕四角文如蟻行相交結
 也摘典麗之辭既聞郭璞郭璞在四隅而交結濟濟
 桓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垓感萌陽以潛步知悅幽閑
 將雨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哲
 之思更見應璩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為邑
 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游蟻
 以娛其意以今况之知不盡矣

事類賦卷之二十終

宋紹興丙寅右通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邊惇德

左儒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主管文字陳綬

右從政郎充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李端民校勘

刻事類賦後序

賦以事類名者蓋宋吳水曹所製凡百篇語約而事詳聲諧而韻達大約邇迪功固發其端于首簡矣其在紹興中鄭提舉鏤梓于東浙而中州四方傳布未廣甲午歲全領教在汲太守石岩白公以名進士由地官郎擢知開封下車未幾政餘即出厥賦命校閱將指俸餼行以裨天下多蓄之士其愛孔嘉但錄本間或脫略公甚闕之乃命求正於集書者

之家弗獲遂請于大宗師願菴吳公得其善
本質定然後脫簡完輯音義疏通而可傳噫
不有所倡孰從而行不有所成熟從而遂由
是觀之則是賦之傳得我太守公而始廣我
太守公之心得我宗師而始遂相須之殷今
昔一致夫豈偶然之故哉以是將詞翰者流
斂華就實自博而約歌風之懷有光四韻諧
聲之雅無忝六書未必不為世道之一助也
全拜公命得僭一言于卷末乃羞藝文事文

類書不一視此則精粗自別亦不待辨矣

嘉靖甲午歲季春之吉祥符縣儒學署教諭

事舉人麻城陳全頓首謹書

